



# 黑河

了一容、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 黑河

了一容、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河 / 了一容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68 - 4564 - 9

I. ①黑… II. ①了…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140 号

黑 河

了一容 著

---

责任编辑 庞 元 李 新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强盛通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8 - 4564 - 9

定 价 38.00 元

---

# 在攀越中前行

——了一容长篇小说《黑河》序

李东东

我在宁夏工作了五年，离开近八年了，但那里的人和事依旧让我魂牵梦萦。今年秋天，我国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宁夏文联原主席张贤亮同志辞世，我在怀念他的文章《云淡风轻镇北堡》中，再一次提到了宁夏文学的一棵大树和一片文学林……那郁郁葱葱的文学林中，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就是其中之一。

了一容来自宁夏固原西吉县沙沟，一个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在2002年春去宁夏工作之前，我并不了解宁夏，不知道宁夏的固原市、西吉县，倒是知道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那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参与早期农村改革报道时所知道的“三西”工程——兴河西之利，济定西、西海固之贫。当时虽知道西海固这个地名，知道它是宁夏、西北乃至中国最贫瘠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但并不知道西海固三个字的含义。到宁夏工作后才弄明白了，西海固泛指宁夏南部山区，是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其得名源于三个县——西吉、海原、固原，俱以干旱少雨、坡大土薄、民俗厚重、民风淳朴著名。

固原是我国古代西北重镇之一，历史文化悠久，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固原古称高平、原州，处于关中通往塞外西域的咽喉要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

原农耕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成为古代西部的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固原位置独特，地势险要，历代均有雄关固锁，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史称其“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堠多”。

固原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1927年起，共产党人就在固原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发动和领导武装革命，播撒革命星火，使西海固成为一片红色土地。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固原西吉将台堡，宣告了伟大长征的结束。六盘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毛泽东在此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六盘山也因此名扬中外。

凡此种种，使我下意识地关注固原。在宁夏工作时，我记着老父亲的教导，做行政领导工作，再忙也不要放下手中的笔，挤出时间也得读书写文章。于是在2002年秋写了《宁夏赋》，2003年夏写了《银川曲》，2005年夏写了《固原词》。而对于其他几个市的领导和同志朋友邀我也写一写的希望，惜乎当时忙于事务，未能一一应命。没奋斗、没努力，自然没成果，时过境迁，至今想来仍是遗憾。

我的《固原词》由五首小令组成，分别是《破阵子·青史》《南歌子·红旗》《山花子·春雨》《南乡子·书香》《采桑子·好景》，可能正是因为当时下功夫梳理了一下固原的历史、红色历史、经济特色、文化氛围和发展前景，便在不经意间对之多了些总体上和个体上的比较深入的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又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其中包括对固原的干部和文化人。

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在以全国范围内回族聚居度最高的基础上，宁夏成为回族自治区，但宁夏同时也是回族、汉族与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了一容的族属东乡族，也被称作东乡回回，实际上和回族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是一致的；唯独不同的是生活在甘肃临夏那边的东乡族人，他们大部分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的则是汉语。新中国成立初期，东乡族便从回族中划分出来，单独成为

了一个民族。东乡族和回族一样，勤劳、勇敢，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待艰苦、挫折和磨难表现出不折不挠的坚强性格，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在宁夏工作的经历，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西北这方热土和西北各民族的粗砺刚烈，那质朴的令人怦然动容的守望与情感传递；还有，那方土地上民族兄弟姐妹将你视作亲人的真情。

这种感受和情结，延续着我对宁夏事业和故人的不懈关注。2007年我调任北京、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岗位上工作不久，收到来自宁夏、来自西海固的一容的信，向我介绍他的近况、他的新作，而后为他的新书《手掬你直到天亮》作了序。七年多时间过去，回看那篇文章，仍明白无误地感到，我的关于宁夏的许多思想、情感都在其中表达得比较充分了，今天再提笔作序，则应在故情的堆积与延续外，更多的是希望和祝福。

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他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青年作家一容扎根西北大地，坚守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坚持不懈攀越前行，其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黑河》即将出版，令人欣慰。《黑河》讲述了民国时期偏居大西北的一家三代的人生故事。作者通过对一个家族跌宕起伏命运的生动描述，致力于以小说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探讨生命价值这一哲学命题。

诗以言志。词以抒情。文为心声。小说《黑河》在结构故事、反映人物命运的同时，也折射了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以及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奋斗精神。奋斗就会有收获，百尺竿头当更进一步。相信在新时期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指引下，在越来越接地气的浓郁的文学创作氛围中，青年作家一容一定能够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4年12月12日



# 目 录

## 上 部

一.....	3
二.....	11
三.....	19
四.....	23
五.....	29
六.....	44
七.....	55
八.....	61
九.....	67
十.....	75
十一.....	76
十二.....	84
十三.....	88
十四.....	97
十五.....	109
十六.....	115
十七.....	118
十八.....	122



## 下 部

一	133
二	137
三	140
四	142
五	146
六	148
七	152
八	155
九	159
十	162
十一	164
十二	166
十三	168
十四	174
十五	178
十六	181
十七	186
十八	190
十九	192
二十	194
二十一	199
二十二	203
二十三	207
二十四	209





二十五.....	213
二十六.....	216
二十七.....	219
二十八.....	222
二十九.....	223
三十.....	225

上  
部







黑河畔上，武家庄那座被人遗弃的古油坊，看上去就像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或许，突然来一股疾风便会将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从地球上扫灭，化作一粒尘埃，没入苍穹。油坊边上那条黑河，在向着命定的归宿，沉郁而孤独地缓缓流淌着。

乌黑倾斜的油坊墙码头，挂满了蛛网。一丝淡淡清凉的风吹过来，蛛网开始摇曳。那微醉般的阳光洒在这破败孤寂的建筑上，恰似一幅色彩斑驳的油画。

黑河，因其味苦，人们也叫它咸水河，多数人则因这河会在打雷闪电时，颜色陡然变黑，而称其为黑河。黑河的水是苦的，不能喝，但它沉稳傲慢，且柔中夹刚，不急不躁，有大江大河的气魄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及不朽魅力。

油坊内一面几欲坍塌的土炕上，流浪汉尤努斯搂着熟睡的儿子，即第二代流浪汉主麻，在想着心事。他满腹惆怅与苦涩。

这时候，尤努斯倾斜着身子，见儿子那张熟睡中稚嫩的小脸蛋上，尚挂着几颗泪豆儿。这愈益折磨着尤努斯的心，他那被生活煎熬得满是皱褶的流浪者十磨九难的面孔，禁不住痉挛地抖动。

痛苦一直都纠缠着这个流浪的男人不放，不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只要一想到是自己害了妻子，他便懊恼万分。

主麻的妈妈孤伊，原本也是个无亲无故，从小靠讨吃为生的流浪女。流浪汉尤努斯和流浪女孤伊，命运让他们在黑河岸边相逢了。后



来，他们两厢情愿，便合为一家人。二人投宿栖息在黑河边上武家庄那座破烂的被人遗弃不要了的古油坊里，开始过起日子。女人挖野菜，男人靠给这个村庄的一家姓赵的大户打短工来维持生计。他们日子虽然十分清贫，但两口子却倒是非常恩爱和满足。

第二年，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主麻日，两个在世上没有任何亲人关心和疼爱的流浪者，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代流浪儿。欣喜之余，两口子请到一位四方云游行善，路过油坊的念经人，给娃娃起了名字，因为是在星期五主麻日生的，所以取名为主麻。两个流浪的人儿，由衷的感激。他们在心里默默地祷告：“主啊，感谢降福，赐子给我们这样的流浪者！”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流浪女孤伊突然大叫一声：“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当时就疼得她全身直打哆嗦，一会儿就在地上打起了滚儿，汗珠子如雨般自额头上淌下来。

奇了怪了，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病根子啊？丈夫尤努斯当时极其紧张，但两口子都以为忍一忍便会忍过去的。他们平日里遇上像什么头痛感冒、生疮长痔的病病灾灾一类，不都是这么忍耐着，扛过去的吗？

可是今日仿佛非比往昔，孤伊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只见她头上的生汗一层一层直往出渗，疼得她如长虫一样蜷缩成了一个圆团团。

顿时，儿子主麻被吓得大声哭了起来。原本尚存一丝温馨的古油坊，一下子变得异常凄惨。

流浪汉尤努斯显得手足无措，顾了妻子顾不了儿子，顾了这头又顾不上那头，后来就索性让主麻去哭，自己全力照料妻子。

过了一阵，妻子似乎没有先前疼得那么火烧火燎了，只是疼一会儿，停一停；再接上疼一会儿，又停一停，再疼起来。这中间，间隔的时限似乎在慢慢拉长，越来越充满希望。他们就想，可能再忍上一忍，就一定会熬过去的。因为习惯成自然，煎熬成了他们的本事！

于是，尤努斯让妻子躺好，给她盖上一个破烂棉袄，就去雇主的

田里给人家干活儿去了。他是不敢耽搁雇主的活计的，如果偷懒或者干得慢了，可能一家人连饭也没得吃了。

午间，尤努斯从田里干活归来，见妻子比上午那阵疼得更加厉害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就只是一个劲儿地跺脚、搓手、摇头、叹息。他觉得人一旦落难，或者沦落为流浪的人，仅靠给别人干活、打工来养活自己和亲人时，倒霉的事情就特别多，并且磨难会接踵而至。

尤努斯蹲在地上，一把抓下头上的白帽，揩着情不自禁淌下来的眼泪。他咬咬牙关，又重新站立起来，焦灼得瞪圆了灯泡样的双眼，望着妻子那张平日里吃野菜、草根、树皮而变得发绿的脸孔，心里似翻江倒海般难过，痛楚再次淹没了他的心。

为了缓解妻子的疼痛，流浪汉尤努斯用自己的一双由于劳动而骨节变得粗大的手在妻子的肚子上一圈一圈地揉，但却无济于事，只听见妻子更加揪心地叫唤：“疼啊，疼死我了！”这痛苦的叫声折磨着尤努斯的神经。

突然，流浪汉尤努斯内心如灯盏的火苗一样蹿出一线光亮，刚才着急时竟把一件很紧要的事情给忘了。也不能说是忘了，而是家里实在没有请医生的钱——听说赵掌柜家前日来了个看病的当客子（江湖郎中），不知走了没有？于是他让妻子再坚持一会儿，自己跳下炕就往门外面跑。过了不一刻，尤努斯就把那外地来的当客子推推搡搡请进了那座被人遗弃，但现在供他们赖以安身的古油坊。

那当客子经过一番望、闻、问、切，说孤伊肚子里有一只“怪物”在祸害呢，非得开刀取出来才能救人，否则再没法医治。

尤努斯一把推开爬在炕沿头边的儿子主麻，对那当客子说：“哎呀，我说先生，您救人要紧呐，我们乡里棒，流浪下苦的人，知道个啥？您说咋治就咋治吧！”接上又说，“钱的事情，您别担心，我就是一辈子给人当牛马，也不会欠您一个子儿的！”

当客子微微笑一笑，点点头。

于是，孤伊的肚子，很快就被那当客子钻了黄鼠洞般大的一个小



圆眼儿。

孤伊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任其宰割。

随后，那当客子用一双筷子伸进孤伊的肚子里去，一绕，从里面夹出一条五寸来长的蛇虫子，那东西似乎还活着呢，摇头晃脑的，吞吐着火焰般的舌信子。

一时把左邻右舍和观者都唬得目瞪口呆，随之不由得咂舌赞叹郎中的医术高超到神仙的地步，纷纷拍手叫绝。

医疗的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是那么的完美和富有艺术，简直有如一位技艺超群的魔术师，把大家带到一个魔幻世界。并且，当时那当客子的嘴里好像还念念有词的。

然而，那当客子的医疗设备实在是简陋得令人不堪忍受。随之，他拿出一枚钢针穿了一根花线，遂把针尖在灯火上烤了一烤，就将孤伊肚子上的伤口用这枚钢针和花线给缝住了。接下来，又在缝合处敷了一团烂棉花，用一条宽布带紧紧地绑扎上以后，说：“不要紧，不要紧的，把药按时吃上，明天就会好的！”

“明天能下地干活吗？”有人兴奋地追着问。

“想干活的话，也成哩，但最好还是歇息上两三天吧！”当客子胸有成竹地讲。

这时，有好多人来请当客子了。就这样，那个被大家一时誉为神医的人，叫一群女人娃娃们簇拥上走了。

流浪汉尤努斯原本心疼老婆，他没挪腿脚地守在老婆身边，一个劲儿灌那当客子留下的汤药。第二日，孤伊紧闭双目就断了气。

尤努斯伤心极了，他真是欲哭无泪，有苦说不出。突然，他仿佛一下子醒悟过来，便气不打一处来，在门后顺手抄了根黑刺棒，去撵那骗子手。岂料，那骗人的当客子早已不知去向。到底跑哪儿了？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是听说那人把村子里谁家和谁家的媳妇子，以及姑娘都给睡了，令全庄子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齿。

从此，我们的小说主人公之一，第二代流浪汉主麻，就成了一个

没娘娃。主麻因为年幼，常哭着要妈妈，整天脸上挂着心酸的泪豆。父亲给雇主在田里干活时，他便拽着父亲的破棉袄衣襟，一边哭泣，一边抬头迷惘地望着父亲。

尤努斯觉得自己的心肝肺都被儿子哭烂了，那种痛楚不是表面上能够看到的，是痛在心里的。其实物质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精神的悲苦、绝望和孤立无援。后来他想，树挪一步死哩，人挪一步活哩。尤努斯决定离开武家庄，离开这块眼泪把人心淹了的地方。他辞了雇主家。由于是中途离开，雇主一分钱的工钱都不给他。但是尤努斯却一点也不怨恨。他自己反而感到不安和内疚。他虽然不识字，但也常常进行个人反思，老是认为自己的磨难都是上苍对他的惩罚和考验，或许是祖先有可能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什么事情，才导致自己的人生有如此多的磨难和不如意。

流浪汉尤努斯将儿子寄放到村子里一家认作干亲的亲戚家里，便去县城给一店铺打杂去了，希望以此能慢慢改变他们父子的生活和境遇。

自从尤努斯走后，每天黄昏，在这个名叫武家庄的村子里，在黑河边上，大家总是能够听到那个没有人疼爱的孤儿娃娃主麻凄凉的哭喊声：“妈呀！哎，妈，你咋不回来啊……嗯嗯嗯……”

那哭声时断时续，时而在河湾里，时而在树园子里，时而又在麦场里，尤其是从那阴森吓人的古油坊墙洞里传来时，便会引得人一阵同情和可怜。大家知晓，那是孤儿主麻在哭着寻自己的娘哩，不由得叹息那孩子真是苦瓜结到了枯蔓上，命苦到家了。

时光算起也过得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冬天也快来了。有一天，尤努斯实在想念儿子，就辞了活儿，买了冰糖葫芦来看儿子。他走进武家庄，远远看见了儿子，一股酸涩一下子堵在他的咽喉处，声音凄惻地喊了一声：“主麻，我的娃，大（父亲）看你来了！”

主麻穿着别人可怜他，送给他的一条老白布裤子，上面疙疙瘩瘩的。他看见了父亲，先是茫然而惊讶地发了一会儿呆，接下来，像是终于明白





过来了，便扑过去跪在地上，抱住父亲的双腿，一下子便泣不成声。

爷儿俩抱在一起，不禁一阵伤心痛哭，看到的人，心里都唏嘘不已。

尤努斯不忍心再丢下无依无靠的儿子让他独自在武家庄。第二天，他便带上主麻一起去了县城。尤努斯在县城里又找了一家旅店给打杂，因为店里空房子多，店主让腾出一间，叫他们父子俩暂时居住。县城的旅店，其实就是一排排小土房子。

又过了一年，尤努斯便东挪西借了点钱，设法将儿子送到城内一私塾那里去读书。

主麻自读了书，便也懂事多了，加之父亲常在身边照料，也不那么爱哭了，相反还变得越来越坚强。他学会了沉默、隐忍和承受磨难。他的白布裤子被父亲洗得异常干净，又用炭灰染成了灰色的，略好看了些。他常常稚声稚气地念着：“小猫猫、小猫猫；天亮了，天亮了……”还有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孙县长来了，孙县长看大家来了！”一天，有人兴奋地送消息来，说孙县长到私塾来视察，顺便看看学堂和读书的娃娃们。送消息的人，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最好读书声能响亮一点，等县长一进学堂，要立马给县长敬礼。

娃娃们点着头，都摇头晃脑，开始可着劲儿歌唱一般朗诵着课文。

突然主麻扭头一看，见孙县长身着一身青军衣，身后紧随着两个挎着盒子枪的警察，后面还跟着文书、乡绅一类的。一行人，很快就到学堂门口了。

县长显得十分儒雅的样子，手里拿着一把写过《神奇的野心家》和专为下层老百姓树碑立传的民间怪才了不得题词的纸扇。凡是拥有了不得墨迹的人，都以书画鉴赏家自居。当然，世上嗜好书画之人，都喜欢了不得的墨迹。一些人读了不得这个人的书和喜欢他的墨迹，是因为找到了知音；另一些人喜欢阅读他的书和寻他的墨迹，是因为他们需要点缀和要在生活舞台上装扮自己。就像这个县长，别人都深